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

宋 楊萬里 撰

碑

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

虞公神道碑

自昔立國者不幸當强虎狼之敵非得天下之大勢國  
未易立也大勢一得則萬億年之基可定於一日不然

百戰萬舉何益於成敗之數是故吳以赤壁晉以淝水  
吾宋以牛渚皆以一日之大勢定基而立國者然赤壁  
淝水之後乘其方銳之初君子以為易牛渚之後振於  
屢敗之後君子以為難客有問者曰事難而功反易何  
也曰我高宗皇帝知人如堯善任使如漢高祖而已其  
人受任使者為誰曰丞相虞公公有勇力乎曰否公儒  
者也公非貴育公焉得力公有術數乎曰否公德人也  
公非孫吳公焉得數然則曷濟登茲曰忠誠而已方諸

將皆遁而我師大潰公身先冒死以激怯懦不以忠乎  
方敵人遺吾元帥書以行碁間公昌言其詐以安危疑  
不以誠乎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  
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向何  
敵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故曰公之成功忠誠而  
已客曰是矣然君子以謂堯之知人猶失之鯀漢祖之  
善任使猶失之綰與裒今我高宗一舉而得公公一戰  
而定國故公之功難於周公瑾謝幼度而高宗之聖賢

於堯與漢祖遠矣嗚呼盛哉嗚呼盛哉公諱允文字彬  
父隆州人也系出周虞仲在六國曰卿在唐曰世南七  
世曰殷守仁壽郡即隆州也因家焉曾祖昭白祖軒父  
祺皆贈太師周魏秦國公秦公仕至左中奉大夫德陽  
縣宰潼川路轉運判官初秦公未有子禱於梓潼  
神是夕夢入一官府見一大官袞冕迎秦公執客主禮  
甚敬主人忽指其側一人介冑而立者曰此為爾子秦  
國夫人娠公將生戶外有異光方六歲暗誦六經十歲

賦詩有驚人語諸老知其遠器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凡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權茶司賣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權四川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總領所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戶部糧料院既登第轉左奉議郎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兼寶錄院檢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

權樞密院檢討又兼校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又假工部尚書使北歸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為江淮督視府叅謀軍事攝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徙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召拜知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為四川宣撫使召拜樞密院事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兼制國用使濟國公進左丞相兼樞密事華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西川宣撫使雍國公以少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今上慶元元年贈太師公在茶馬司使長賈思誠議增茗課公力諫不從謁告引去公在渠州地埆民窶而常賦之外又行加斂流江一邑尤甚公亟除之然後上聞歲減緡錢六

萬五千有奇遠民呼舞考試類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  
沈該薦公於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  
安民曰法祖宗時論建之顯仁后始崩百官入臨皆吉  
服公獨變服有非之者公不改俄詔百官易服公在西  
掖秦檜妻王贈希妙先生富民金鼎以奴事檜而累官  
至閣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宦官而超除樞密  
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出知衢州公  
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宦官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

年和我既久敵情叵測而朝廷翫愒晏然無虞公因見  
上力陳敵必渝盟寇來之道有三曰川陝曰荆襄曰淮  
東彼必不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為  
之備時上方在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為然未幾公使敵  
館公者與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敵中猝  
猝輓芻粟肆舟師歸見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繼使徐  
度使敵還言敵無變意三十一年五月敵使來賀天申  
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

錡為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於建康王  
權與錡姪汜副之九月敵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完  
顏亮自將大軍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萬王權禦之  
既而二將望風遁還而權以為退誘敵為辭公料權必  
渡江南奔白執政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謀報權果渡江  
中外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敵  
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是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謂公知  
兵心倚重焉急召李顯忠為淮西大將命知樞密院葉

義問督視江淮諸軍事以公為參謀洪邁馮方俱入幕  
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  
為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辱臣願盡死力辛酉公出修  
門聞王權盡失淮西劉錡盡失淮東錡亦托疾過江戊  
辰公至京口見錡問兵敗狀錡抵闕曰兵凶器聖人不  
得已而用公曰敵席捲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為得  
已乎屬建康告急公與義問倍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  
汜又大敗於瓜州金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戌公與

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召王權以李  
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顯忠領西師且犒師采  
石乙亥公行是日金人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  
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  
震天公見官軍十五五坐道旁蓋王權敗軍也公念  
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  
金人在江北汝軍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  
勢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

也彼自有將帥公奈何代他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侍  
從臣使敵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死吾節也策  
馬至采石趨濱望見江北敵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  
後號七十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只一萬八千人馬數  
百而已諸將已為遁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臯盛新  
王琪勞問之曰敵萬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  
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

乃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謂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此軍矣衆愕立曰是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敵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戮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綬之若有遁者我亦歸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輩効命有所付矣請為舍人一戰公即與



時俊等謀整步騎為陣分戈船為四其一下上東西兩  
涯為游軍其一載精兵於中流以待戰其二伏內港以  
備不測號令甫畢公復上馬至水濱見北岸有一高臺  
其上立大朱綉旗左右各二環立侍者中張以大黃蓋  
有一人被黃金鎧據胡床坐其下者金主也忽敵衆大  
呼聲動天地敵親乘一小朱旗麾舟數百艘絕江而來  
一瞬間七十餘舟已達南岸其登岸者與官軍戰我師  
小却公乘馬往來陣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畧聞

四方今作氣否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  
在此耶即手揮雙長刀出陣奮擊士皆殊死戰無不一  
當百俘斬畧盡其中流者船小而卒衆又自爭舟兵刀  
隔塞運棹不俊而我之艨艟往來如飛橫突亂刺敵舟  
被溺死者數萬頃者江水為丹敵引餘舟遁去公命強  
兵勁弩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還數尸四千有七百  
殺萬戶二人生得千戶五人女真五百人是夕公具捷  
奏以聞椎牛釀酒大享將士公謂敵明日必復來乃與

諸將再往水濱整備步騎戈船出海鱖船五之二以其  
半直北岸上流楊林河口以遏敵舟之所自出丁丑敵  
衆如牆而進我師射之應弦而倒死者萬計舟來未已  
海鱖逆擊敵舟大敗顧見我師扼其歸路即縱火自焚  
我師舉火盡焚其餘二百艘金主遁去入揚州留遣一  
騎遺書招王權其詞若與權有宿約者公觀其書權之  
將佐變色公慮生變即頌諸將曰此反間也欲以攜我  
衆耳諸將拜曰賴公明當効死以報是日李顯忠至公

諭之曰京口無備我今欲往公能分兵見助否顯忠曰  
惟命即分學捧軍一萬六千人及戈船百艘會京口庚  
辰公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何必問朝廷  
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一儒者我  
輩愧死矣時京口止有戰艦二十四艘會李顯忠戈船  
亦至公與楊存中成閔謀曰敵棄采石來此欲出我不  
意亦反出其不意庚寅大閱舟師大而艤艫小而海鮑  
皆外塋板城中運機輪但見舟行不見有人三周金山

沂洄往來矯如白龍怒飛水上風濤掀天江水盡沸北  
岸諸酋憑壘縱觀駭愕皆以為神亟遣人報敵敵至見  
之笑曰此紙船也欺我哉因列坐諸將一將前跪曰南  
軍有備未可輕進敵震怒拔劍數其罪命出斬之哀謝  
久之敵曰姑赦汝宜率諸將五日內必絕江違命先斬  
諸將退曰南岸必不可往往即死主不可諫諫亦死盡  
先諸敵居龜山寺乙未諸將偽效南軍刳砮直至敵幄  
前閤曰何為者曰欲奏事既入則亂射幄中亮被箭呼

曰汝南人乎吾人乎皆應曰吾人遂連射殪之十二月  
己亥公與楊存中皆具奏以聞公尋詣闕奏事甲辰公  
至上見公慰藉甚渥公謝曰此廟社之靈陛下之英斷  
臣何力之有公因奏曰采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金  
人今止賞以三品臣願貶臣官以賞振等上曰曩日江  
上事勢此何等危事如此宣力功其可忘耶陞振等正  
任承宣觀察等使於是劉錡致仕王權劉汜削籍流嶺  
表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以兵斷敵歸路徐發京口

之師襲之為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盡復兩淮矣戊申車駕幸建康於是有宣諭川陝之命三十二年春公自襄漢而西開幕府於興元初與大將吳拱李道會於襄陽既又與吳璘會於河池又與璘會於秦州前後博議經畧中原之策令董庠守淮東郭振守淮西趙搏次信陽李道進新野吳拱與王彥合軍於商州吳璘姚仲以大軍出關輔因長安之糧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糧運省至如兩河

可傳檄而定初以此策聞於高宗又以聞於孝宗經理  
有緒關河響應旌旗所指軍民歸附日以萬計且爭出  
芻粟牛酒以迎王師遂復涇原熙鞏等十六州而蜀士  
楊民望者媚公沮撓於中謂宜棄新復州郡而退守蜀  
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史浩主之公屢爭不能得乃請  
入見而陳便宜詔許焉既見孝宗問棄地得失何如公  
以笏畫地且陳形勢險要如是而固吾蜀如是而基進  
取上慨然曰史浩誤朕公既忤時宰於是辭之任時隆



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召歸於是有宣諭湖北  
京西之命未幾進制置使公開幕府於襄陽與大將王  
宣趙搏等會議攻守之策以為荆襄藩籬實在唐鄧然  
勝勢在唐州方城其次樊城其次光化軍而唐鄧無城  
難據守乃先城新野次城唐州又開泌河以通漕運藩  
籬既固則襄漢久安此守策也王師進取之路出蔡以  
睢陳出襄郛以襲許出汝以逼洛出嵩虢以震河東出  
商以圖陝西此攻策也部分已定累奏以聞而宰相湯

思退欲速和戎議棄唐鄧既而二州之民敵皆孱戮上亦悔之召公詣闕未至而有姑蘇潼川之命旋又有召歸之命公累辭不獲參知政事王之望忌公請少須政成召用未晚上可之而召公益急既至見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王之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失色初敵議和其約曰俘敵兩還叛亡則否至是併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幾有參知同知之命適議母后戚畹恩澤公請視舊差增視今損半蜀軍請謀帥或薦王權公執不可敵使

來聘故事大臣躬與除館公獨不行虎賁給其廨後公  
請易以材官使者驕惰公請斬之不果識者避之湖寇  
李金頗熾潭帥劉琪請濟師公曰鄂將可用而與某州  
將不相下即遣鄂將而以某州將繼之鄂將聞之力戰  
禽賊時久不置相有兩參預會蜀人李宏求中書除官同  
列欲與之公曰是富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  
於上曰虞某納李宏玉帶將除以某職御史章服附其  
說以彈公請付廷尉勾罷政於是有太平興國宮之命

獄成有司懷二奏以候伺上意上迎問曰帶自虞某家  
出否對曰否於是同列亦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  
絀中外警服即召公於是有知樞密院之命未幾蜀帥  
吳璘卒於是有四川宣撫之命上輟所御履及黃金甲  
胄賜焉公開幕府於利州時軍政蠹民力愈凋公曰敝  
之攸興興於大將之貪與私也於是首劾大將任天賜  
剝其下以為苞苴又劾幕掾王槐孫以戰功官其親族  
又劾守令劉珙宋琛等十一人之病民瘼官者首薦員

琦為西帥吳玠為東帥又薦可將材者三人又薦其次者五人進退偏裨二百餘人大將得人後進獲伸諸軍驩呼四蜀交賀於是開公正絕請謁繕營壘修械器明勸沮甄竅良拔智勇糾姦貪戢裒克禁子本杜私役訓技擊汰老癯刊虛籍核贖名一日罷浮食者一萬有七千餘人乃闔蒐庭乃試射侯今之挽弓一石有五者昔之減於一石者也今之壓弩五石有五者昔之三石者也至是軍政修矣請擇使者厚賈胡簡權奇却罷駕設

監牧廣騾牝至是馬政修矣又請捐公錢一百萬緡代民補輸自是一歲軍需減錢穀九百萬有奇四路郡縣除逋負緡錢三百四十三萬有奇又禁兩稅之豫索者又禁醴酒之豫輸者又減常賦之虛額者適邛蜀等十四郡告飢則發帑廩除年租活流民數千萬口至是民力裕矣法行之初謗譏盈路或謂公變公不為動既而下無異論蜀民頓蘇軍政一新實自公始公引疾勾祠一再愈力上優詔召公降詔者一錫宸翰者二遣中使

迎勞趣行者五公同召者入待命北門草麻除樞密使  
未幾有右輔辦章兼管樞使國用之命時乾道五年八  
月戊子左相陳公俊卿薦龔茂良宜在本朝有詔補外  
陳公見上愠見上震怒陳公退旬罷政上不留行恩禮  
頓哀公泣入見上為陳公推謝且言願全所以進退大  
臣之禮上怒未息百拜於前始授陳公觀文殿學士知  
福州汪應辰曰虞公所謂范堯夫佛地位中人也聞者  
一辭上自即位再郊見上帝皆以雨望祀於齋居之宮

六年卜郊及期又雨公憂形於色是夕公雨立沾衣燭  
薌籲天引咎責以丙辰開霽上登壇成禮公感上不世  
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又列於庶位  
而已懷袖有一小方策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一  
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雄黃鈞梁介范仲芑章森前後  
居中及為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鄭聞周  
執羔王希呂韓元吉林光朝林撫丘宗晁公武昌呂祖謙  
張璠楊甲王質辛棄疾湯邦彥王之奇尤袤王佐王公



袞又用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栻入經筵又薦布衣  
李廩制科一時得人之盛廩廩有慶歷元祐之風先是  
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公  
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其利甚厚而為勢家及浮  
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  
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絹以足計者一十  
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九州之民呼舞始知有父子生  
聚之樂會慶聖節宴羣臣及敵使酒半上起更衣使者

密誨儼曰孰為虞丞相覘者以聞上命儼與之見公於幕次歎曰真漢相也上大喜召公見曰卿能重中國如此七年春建儲公言於上曰皇太子宜日聞正言日見正行以養成其德必與正人處乃薦王十朋陳良翰為詹事劉焞李彥穎為侍講侍讀會慶節敵使烏凌阿天錫來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遺上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公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官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好禮有詔放仗使

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儻者懇祈詰朝朝見上壽遂極  
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於邊郡令檄敵中天錫歸果  
獲罪上遣使使北請陵寢地敵不可而荆襄羽書報云  
敵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以來中外洶洶於是荆襄大  
將韓彥直帥臣張棟請發兵禦寇公料敵決不敢動戒  
邊臣勿妄動已而寂然中外大服其後書贊稱公鎮物  
如嵩岱決事如蒼龜者以此一日有報國門外海舶數  
百艘將及岸者中外恍駭上召問公公對當是外夷賈

舟風飄至此果高麗賈胡也上志克復嘗手筆付公曰  
朕必欲用武臣為樞密曹勛如何公執奏不可上勉從  
之未幾復用張說為簽書樞密院廷臣極諫上怒甚公  
力掄解皆授以郡上蒐講官制欲正左右丞相之名於  
是有左丞相之命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  
彈公移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非是上曰丞相有大功  
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請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強起視  
事之敏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尋力祈解政

納祿其詞危苦上察公意不可奪於是有少保節度使  
宣撫四川之命錫宴禁中上賦詩餞行有云歸來尚想  
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五室祭  
器其後大臣不復有此公開幕府於漢中建諸蜀軍口衆  
者微增其廩於是諸軍大悅又請關外四州之民凡養  
馬者復其賦役於是馬數歲滋又大將秦琪以邊頭六  
軍兵將散漫地勢回遠公請隨地易置左右前後中軍  
之部分以便緩急於是軍勢首尾相應商虢之間有寇

璘者擁衆數萬嘗款輸於我公不輕納敵中捕之或請增兵不為增敵卒自退契丹之使曰六彪者潛請合力於我俟命於西利州上久不遣會其屬疾公請遣還無致後悔青羌犯邊制司請發兵公止調緜州兵三百留屯成都聲言擊羌而實不進羌自散上銳意大舉密詔趨迫公不奉詔復於上曰機不可為但令機至勿失耳植根本圖富強待時而動可也安敢趣師期為亂階乎公注意將才偏裨行伍寸長必錄延見慰薦人人得其驩

心幕府再招人士如韓曉王元李昌圖韓炳陳闕季習

陳損之李舜臣後朝廷皆賴其用云公念屬任至重益  
務修軍政裕民力儲材用戴星乘馬冰滿髯髯人不堪  
其勞公不顧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實淳熙元年六月癸  
酉也享年六十有五  
是日大風揚沙前兩夕大星實於  
軍前太史奏將星墜云訃聞上大慟輟視朝於是有贈  
少師太傅之命公妻王氏成都甲族累封蜀國夫人三  
子公亮奉議郎直秘閣前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公著朝

散郎知開州公遜奉議郎餘杭縣丞女樞娘適從事郎  
黎州軍事推官張熠孫八人易簡承議郎前棗陽軍使  
剛簡通直郎知成都府華陽縣方簡宣教郎知瀘州江  
安縣焮宣教郎知眉州青神縣夷簡宣教郎知成都府  
郫縣丞普承奉郎曾泰未奏官公事秦公秦國夫人至孝  
宅夫人憂哀毀柴立既塋伏哭墓前偃仆不能起阡中  
有枯桑是夕兩烏巢焉里人賦詩頌其孝感秦公嘗疾  
篤公驚懼書章默禱於天云願移父之疾加臣之身減



臣之年為父之壽秦公即瘳後一星終乃薨公在紹興  
興隆間以忠孝文武勲名德望與魏國張公浚相頡頏  
孝宗嘗稱公曰今閫外能類魏公者獨有卿耳然二公  
以身殉國皆不免於讒口賴主上聖明其言不行魏公  
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於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為率有  
後福公嘗以聞且言於上曰一天下與圖易一朝廷議  
論難公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馮方  
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

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一子服久遠竄請貼職授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不言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乎有以明哲保身規公者公曰仲山甫之明哲不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乎公之經學絕人如此公性廉介雖君賜亦固辭初除簽書樞密賜白金及縑疋兩各一千里辭得請乃已最後諭蜀辭行賜錢一萬緡足蜀以市國馬大將有獻附子發之金也有獻家釀珠也

公笑曰是宜以劾之近名卻之而已公頽而長山立玉  
色望之如神仙中人其音如鐘傑魁俊偉慷慨磊落內  
無城府外無邊幅好士如好色視軍士如視其子待內  
外族親如待家人居家雍容無疾言厲色不訾飲食不  
詈臧獲謁鄉郡太守出入不由中門自秉政至蜀退食  
必觀書為文立成不凋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  
奏議若干卷諸孤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其所後二十八  
年不遠八千里遣一介行李來廬陵請銘萬里嘗待罪

太史於職宜書銘曰

維古南國以江為壁維宋中興以人為城孰為其人虞  
姓雍公玉立長身巖巖岱嵩維我高宗殪彼北戎匪公  
則賢高宗睿聰握而將之萬英之中紹興辛巳彼敵暴  
至其來衝風其速如鬼我師既潰彼鋒益銳公奮孤忠  
轉敗為功北敵射天岱嵩壓之敵駭飲江岱嵩踏之踏  
之則斃壓之則殪赫我天聲濯吾王靈風鶴弗鳴彼自  
震驚草木弗兵彼自割烹在昔典午有導有安曷嘗帥

師與敵周旋武哉雍公儒衣據鞍矢石紛前對之夷然  
弗色弗聲弗麾弗鞭笑談之間一靖烽烟乾坤再安神  
人重驩赤子晏眠今四十年公事高宗盡節盡瘁萬事  
不理惟理一事公相孝宗端委廟堂旁招俊乂寘彼周  
行維宋中興兩社稷臣前張後虞皆蜀之人相望有偉  
與宋靡已作頌以紀太史萬里

宋故少師大觀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

孝宗皇帝齊聖天授勇智天挺有闔闢宇宙旋乾轉坤

之姿蓋藝祖之神武仁宗之仁儉神宗之英明高宗之  
武文集四聖之大成金聲而玉振之者也而稽古舍已  
比崇華勛聞善從諫兼徽湯禹聖而不居能而不矜漢  
五鳳唐貞觀風在下矣故其圖任相臣在初元時則有  
若魏國張公浚在中年時則有若雍國虞公允文皆駿  
發揚厲誓清中原人咸謂君臣投分一何契也至其季  
年則不然乃選於衆而舉魯國王公公之為人貌不褻其剛動  
不顯其方呐呐恂恂言徐色夷以春遲冬溫之氣當風行

雷厲之威人又謂君臣異趣又似揆也然公自疑承以宅弼輔十有四年視前數公獨久厥職算效考成濟登隆平日不足而歲有餘也朝廷清明綱紀爰整衆正列布百度咸熙民物樂康邊鄙清淳淳熙之治視慶歷元祐無所與遜臣主之賢又何偉也嗚呼孝宗之遠猷深旨是可得而天窺海測也耶公諱淮字季海其先太原人五季避地至婺八世業儒曾祖本祖登策進士第終官承議郎知湘潭縣父師德宣議郎皆贈太師魯魏楚

國公母時氏封魏國太夫人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和  
裏正力學工文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時年二十為台州  
臨海尉太守蕭振一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公入幕  
府造朝改左宣教郎累遷校書郎高宗皇帝命御史中  
丞朱倬舉可御史者以公應書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  
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時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公條其罪數十於是免公論



韙之至於宰士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實之掎克吉州  
守臣魏行虛增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所居官陳輝王傳  
之才皆薦為郡如兩淮之互市如七閩之鬻鹽如諸道  
之預買折帛如淮漕之奪民榷酤皆言其弊多所施行  
丁楚公憂既葬奉母廬墓哀動行路免喪除直敷文閣  
福建轉運副使時孝宗隆興二年也舊制之鬻鹽官自  
為場其後戶計人算強而售之淆以泥沙損其銖兩公  
復其舊小民大悅未幾召對言於上曰堯以知人安民

為難舜以明目達聰為急願陛下以堯舜自期羣臣以堯舜其君自任又曰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術曰寶慈儉曰去壅蔽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才用上曰卿曩居言責論議誠確除秘書少監時光宗為恭王上妙簡師友首命公兼王府直講國史院編修官執政錢端禮私謁於公正色拒之會王府生皇孫公請正其典禮端禮因是讒公上知公不安乃命知江州改建寧府仍直敷文閣至郡老少逆其境曰

吾一佛復來矣公儉以裕財用寬以撫軍民民有骨肉  
之訟者曉以恩義有泣而去者獄無訟係里無歎聲就  
遷漕未幾得召御史李處全沮之詔仍故官遣之北溪  
湍悍方舟以濟每桃花水生隨綴隨裂民病涉焉公伐  
石為梁官費而民不與梁成而民不知民堂其南涯肖  
公像而祠之改浙西提點刑獄見上陳閩中利病四事  
天語褒嘉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  
既至官下精意讞平寃者輳集有數十年不決之訟皆

與直之於是有司不敢怠事獄吏不敢舞文囹圄屢空  
民知遠罪諸邑有前期借民租調者公下令必罰民用  
昭蘇治最上聞以太常少卿召近習曾覲一再來見公  
竟不見聞者欽歎兼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  
未幾西掖為真兼知學士院侍讀太子詹事會郊祀恩  
應任公舍其子任其弟時閭門官陳覺民超轉遥郡防  
禦使近習龍大淵贈太師仍昇開府儀同三司恩數參知  
政事姚憲罷政除資正殿學士戚里張說為樞密罷政

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書公自掌帝制訓詞深厚  
有西漢風如蘇公軾贈太師詞尤為海內傳誦除翰林  
學士知制誥知貢舉上嘗與公論及朋黨至是發策問  
士以崇名節惡朋黨士風丕變得士最盛上問公以文  
行之士公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後皆擢用淳熙二年  
除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公言於上曰曩者大臣知  
以和為和而不知以和為戰於是一新經武大整師律  
請令蜀中軍帥補置偏裨者必詣密院以審其才諸將

勿私置親軍以消其黨廬州勿撤戍兵以嚴其備中外  
諸軍勿互招亡卒致紀律之不嚴荆襄士夫勿私役民  
兵致忠勇之不振薦蜀帥吳拱才可登用郭田張宣才  
堪為帥辛棄疾平江西茶寇上功太濫公謂不核真偽  
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庠威失利之罪  
靖州夷人擾邊楊俊奏田琪失利之罪公謂二將戰沒  
若反罪之何以勸士三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靖州  
蠻既平率逢原殺及老幼文州羌既定李昌祖誘殺降

者公皆請懲其罪四年六月除參知政事先是參預龔茂良之政大抵慕魏相庶位承風多過於苛龔既去時宰席久虛公與李公彥穎同秉大政贊上以治尚忠厚諸路奏讞多所平反政刑中和一時氣象藹如也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蜀帥胡元質奏黎州青羌寇降公請詔守臣不得邀功吳挺奏草羌寇亦降公請詔撫之以勸來者先是蜀帥范成大言興元軍帥郭鈞御衆無術至是折知常乃言鈞治衆以整成大言吳挺頗失

士心至是胡元質乃言挺治軍有紀上聞鈞挺一人而毀譽二三公曰挺固未可遽寵鈞亦未宜遽用此抑揚之理也五年十一月除樞密事詔班綴恩禮並視宰臣上從容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公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相趙雄言北人歸附者俾以員外置之職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公贊曰聖意即天意也雄又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公曰堯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疏骨肉之恩可乎柳冠陳珣頗張帥臣王



佐請節制諸軍公言莫若使合展其效冠平公言佐之功卓然賞不宜薄上即除左次對又言佐用流人馮湛有功請先釋其累因趨上其功又言軍志曰賞不踰時請趣佐上諸軍功狀殿巖步軍帥岳建壽初充職即鞭其偏裨十人有死者士有怨言公言恩未加而威先之請密賜訓教薦陳湊矯健無華王世雄奇龐有謀上皆將之楚州守臣翟畋專殺八盜池州守臣趙粹中專殺一驛騎皆罪非殊死公言其寃而正二人之罪廣西帥

劉焞平妖賊李接上問焞功孰與辛棄疾王佐公曰弗如也乃畀焞集英殿修撰七年詔王某起居不名黎州寇平上曰皆卿協贊之力江湖廣寇卿力尤多至於賞罰惟允遂為後法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於處事皆不及卿蜀帥言昨平蕃寇將臣成光延高冕失律公請奪爵或流竄上曰不已輕乎盍從軍制公曰故事平內寇之功其賞半於平北敵之功罰亦宜然上欣然曰朕因卿言釋然有悟乃命減死公執政七載多在樞密凡選

授中外將臣及邊方守臣各稱其職有泛求恩倖從中  
出者皆執不行四方所陳軍務雖數千里外應之皆切  
中事機上眷益隆而公益夙夜兢兢朝野賢之望其為  
相八年八月癸丑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福國公先是  
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朝士相賀曰此傳霖也  
時戶部言諸郡旱者口算絹錢其緡八十餘萬上喜命  
相而雨盡除一年於是公請發廩以賑兩淮之飢擇官  
以檢民田之損糶官粟以平畿甸之穀價於是富民無

蘊年貧者無道殍民皆欣然若更生焉先是丞相趙公  
雄蜀人也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趙罷相有為飛  
語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公謂一宰臣去所用者皆去  
唐牛李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於是求去者留久次  
者遷蜀士乃安朝論以為盛德事有王淑簡者蜀類試  
第一人也趙公薦之得召既至而趙去公力薦其文行  
用為博士近習王朴為樞密都丞旨怙寵為姦中外莫  
敢言者公極陳其罪語甚切謂自古人主受謗鮮不由

由此上即斥之公薦名儒蕭燧代之小人屏跡言者論  
冗官之敝請損任子公請自大臣始人服其公及郊祀  
任子減前郊之半上甚喜時有謂公省事多積除吏多  
滯者語聞上問久不除郡守何也公翼日啓擬三人上  
問孰可帥蜀公以留正對命下諫大夫黃洽賀上曰蜀  
帥得人矣上喜以其語告公於是薦劉國瑞可風憲李  
昌國可判曹趙汝愚可閩帥張杓可畿漕上曰卿邇日選  
用得人決事惟允公曰臣薦一士則讒興決一事則毀

至非聖主責臣以久不除吏臣何敢哉先是故相梁公克家久外公嘗從容上誦言其賢九年九月己巳拜公左丞相克家右丞相二公對持國柄同心輔政上虛已信任士夫翕然歸重天下颺然望治公首以進賢報上為已任謂李椿之老成朱熹之練達可以寄民命上使椿帥長沙熹為浙東常平使者謂鄭丙之剛正芮輝之文學可以侍經幄上使輝為侍講丙為天官余端禮之精密曾建之風力可使充民曹謂葛邲之行誼熊克之

文詞可使登法從又謂補館職之缺員以儲人材選治  
郡之高第以為郎官上嘗訪公以當世人物公言儒學  
政事之臣如京鏜謝深甫鄭僑何澹表說友呂祖謙尤  
袤謝諤閻蒼舒羅點范仲藝洪邁沈揆陸游倪思莫叔  
光宇文介謝師稷王正己趙思趙汝誼何萬鄧驛陸九  
淵劉穎趙鞏詹元宗吳燠陳仲諤詹駉周頡黃黼蔡戡  
林枅李壁鄭鏐趙彥中豐誼詹儀之方有開皆一時之  
選也上皆用之又薦李處全及錢端禮之孫象祖為郡守

上曰王某長者一日上謂公曰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  
復見古風矣故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然公守  
法度愛名器重人命欽刑罰惜人材全始終恤民隱宣  
德意審幾事持遠謀夙夜切磋無微不至故鄭丙議戍  
期至而不之官者必嚴其禁令公請遵行之法林宗臣  
議私請託以求薦舉者必白發其書公謂長告訐之風  
鄧樸祈改丹書而宰掾謂其罪不可掩或欲屈法以從  
所祈公曰如是則有司可廢矣進士有求以免舉之恩



為升等之恩或謂求者止八人何必靳公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矣宦官張法為請以已之官貶其子公言其子以為遙郡法不應遷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公言聖世無近北門不可啓公之守法度愛名器如此丹陽民有擅決湖水以溉田者張杓請重其罪公言民嘗請而官不報罪不在民又有飢而強借民穀者執政請痛懲之公言令甲飢民刮食罪不至死左帑胥吏受賕抵罪者三十人公言刑者頗衆恐傷好生之德

於是流一人刑三人夔帥林栗奏部民譚汝翼豪橫可  
殺公言夷人殺汝翼下人一百七十餘人汝翼止殺夷  
人十七人謂宜減死於是止從編置吳宗旦劉國瑞請  
為盜者必殺公言若爾則盜必曰殺人者亦死等死耳  
何憚而不殺人乎公之重人命欽刑罰如此故相陳公  
俊卿請老公言其材可惜未宜遽從趙公雄請祠公言  
人材實難亦未宜聽右相梁公克家告病求去公言時  
方盛寒請留之以經筵在京祠官之職使春暄而後行

部使者曾逢請祠以養親公言逢之孝養宜加以貼職  
美名之寵士砥礪於風俗周拯有才而人多議其輕公  
言跼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上遂用為郡守卒棄疾有  
功而人多言其難駕御公言此等緩急有用上即畀祠  
官公之惜人才全始終如此版曹王佐言諸路旱暵除  
租至五十四萬石上疑其過於多公言其非過趙子濛  
言救荒多濫公言百姓其謂朝廷輕失人命而重發倉  
廩雖知其濫可不從厚沈宗禹請行推排貧富升降之

法公言開更相糾舉其害甚大退謂同列曰吾輩見民疾苦當如疾病之在身王佐請諸郡上供一歲再校後期者罰公言頃歲嘗以校殿最州郡爭先鞭笞苛峻有至死者今若一歲至再其害不細謂宜止於每歲之杪擇一二逋負之尤者罰之庶幾吏不急征民免苛政上大喜曰甚善公之恤民隱宣德意如此上嘗論唐太宗之功業因歎大功之未就公以先德後功為規上嘗遣楊邦彥使北而北人不禮吾使因歎宿憤之未攄公以

上策自治為獻虜使魏正吉朝賀不肅公責之以朝儀  
卒致其恭順而成禮上欲廢樞密院之非古官公言軍  
務至重不宜弛備以示敵公之審幾事持遠謀如此公  
所建明上皆施行此其尤著者十一年冬邊吏言北主  
歸朔庭公言於上曰敵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原豪傑  
起而圖之為我驅除亦未可知也所宜先者擇將帥嚴  
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敵境檄稱其主巡行  
故國南朝來歲賀正旦生辰使暫輟一年上曰彼止吾

使若彼使至則如之何盍亦遣使郊勞乎公曰彼既止  
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幾邊吏再言敵境有橄果亦云  
然上再三嘉公曰卿言於前乃驗於今真廟謨矣時高  
宗皇帝聖壽新歲八十公言禮之大者儀必極其崇慶  
之隆者澤必侈其溥上命公繇叢其典十三年正月朔  
上躬率百官朝德壽宮奉玉卮上鴻號禮成發德音行  
慶澤羣公百執進律增秩於是恩達於薦紳矣太學弟  
子員徑詣太常於是恩達於韋布矣虎賁材官既賜餐

錢於是恩達於尺籍伍符矣敬老尊賢薄刑責已於是恩達於幽人山農海隅蒼生矣公亦當進兩秩增封邑公懇辭焉退而喜曰吾求去八九矣而上不聽今可以從此逝矣三月祈上丞相印綬歸田里章四上不許九月再請為祠官又不許進封魯國公來年六月又累章申前請又不許是秋高宗升遐一時典禮皆公所定北主遣使來賀生辰或謂上在哀疚既不受禮宜辭其來公獨言繼好已久驟辭其使未可也謂宜除館延之徐

議禮遣從之上欲遂服令皇太子參決機務乃於祥曦殿西序設幄次命曰議事堂每有大政宰執詣堂稟議翼日隨皇太子詣內殿進呈時公當軸寢久盡瘁夙夜重以魏國年高有去思而國卹方殷欲去不可黽勉躊躇非其志也來年春高宗祔廟公乃上章乞祠見上面控其詞危苦上惻然曰丞相無苦敬當勉從除觀文殿大學士仍前特進魯國公判衢州從公便鄉隣侍板輿之志也詔許辭行撫勞再三退辭東宮慰蔚周悉宰執



百官設祖帳都門外觀者歎息侍親歸里稚耄驩迎親  
故歆豔以為古人戲采畫繡公獨兼之公即日上章力  
辭典州請為祠官上恩閔勞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  
幾孝宗倦勤光宗嗣位公以舊學首奉明詔詢初政公  
答詔言極切至大槩謂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  
罔不在初上欲拜公使相而公宅魏國憂有詔服除日  
降制公念母子相為命者六十四年至此痛極不如無  
生誓以素食終喪既卒哭得脾疾親舊勸公曰此素食

所致也喪有疾御酒肉禮也蓋強食從禮言未畢公一  
慟幾絕勸者乃止未幾小愈聞王人及門傳宣慰問且  
祿魏國以白金及帛足兩各七百公起拜命自草奏稱謝  
一日忽語家人子曰易卦六十有四吾年亦然即命子  
弟執筆自占表章祈致其仕翼日夜漏下十刻薨於正  
寢實淳熙十六年某月某日也先是一月有大星賈於  
里門遺表上聞兩宮震悼輟朝二日贈少師祿以白金  
及帛足兩各千令奏親屬一人添差本路幹官以治襄

事官其子孫七人卹典從厚終始哀榮明年十二月甲申墓於婺之北郭外隆壽之原公娶何氏左奉議郎知温州瑞安縣紳之女累封冀國夫人子八人模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樞朝散郎主管佑神觀機通直郎監西京中嶽廟樸迪功郎棟奉議郎主管佑神觀櫟修職郎監西京中嶽廟櫟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栻寄理將仕郎模機樸皆先公卒一女適校書郎姚顗孫男女十四人公風骨清臞肅然簡遠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冲淡寡

欲自奉甚薄食不重肉一衣十年每一飲食魏國未食不敢先嘗閨門肅然寂無歌舞在公退食端居齋房觀書或至夜分合族千指與同飽溫訓迪子姪不異己子士夫客死必賙其歸好賢惜才人有片善終身不忘然不立黨與不市私恩每有薦進不告其人其不知者或以為怨終不自明公相孝宗論事安舒不迫不激論人先純正論政本寬厚是時士大夫多言閨人不可用者公嘗薦一二上曰非閨人乎公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也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  
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也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自  
此閩士多收用云博士章穎論事狂直上議絀之公曰  
陛下樂聞直言故士夫以言相高恥不相若此風可賀  
也若絀之乃致其名也絀之愈甚其名愈重名既歸於  
下謗必歸於上上悅穎復留有司言天長縣水毀七十  
餘家上曰此常事何必聞公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  
不聞水旱盜賊禮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人之父

母矣上敬納焉君子謂此三言者真古大臣之言也其  
開廣賢路長養諫者固結民心益增主德其功遠矣故  
上每稱公曰不黨無私又曰剛直不欺外人見其粹  
溫而上獨見其剛直楊已要譽者能之乎隆興以來稱  
名相云有文集若干卷制草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既葬  
十四年杖走二千里以其兄樞之書來廬陵謁萬里曰  
先生非先公之故人乎墓隧之碑未立而不為尚以誰  
諉萬里則按其諸子所作家傳及起居郎熊公堯所作

行狀撫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書之銘曰

皇矣孝宗聖與天通英武剛明而相魯公孝宗赫然魯  
公凝然赫然如山凝然如淵規鑿矩枘落落弗契云胡  
相逢同底於治聞諸晏嬰有同有和同罔可否和罔唯  
阿未聞衡室以俞廢咈面惟予從違弗汝弼維皇之剛  
用公濟而維皇之英用公粹而皇武用公保大定功皇  
明用公海涵地容皇德增增皇功鎡鎡皇治其弘有類  
其成昔周之宣父夜勤止暨厥末造鶴誨駒刺唐之文

皇唐之成康其漸二五曾謂無荒隆興之元闔開乾坤  
震是犹魂于强于安淳熙之季薄海丕乂金甌罔缺龜  
玉罔毀何施臻茲維皇不疑維公不欺維卒不歆謂公  
平此勇功智名後有思者嘗不來下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碑

宋故龍圖閣學士張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在位二十有八載聖神文武道盛德備奄有五三漢唐以還皆自鄮而下然天下知其聖矣至其所以聖則蕩無能名若稽盛大之極其惟從諫之聖乎嗚

呼足矣堯舜之聖蔑以加矣於是忠鯁雲集用即丕功  
時則有若諫臣張公者山之岱嵩星之五行歟公諱大  
經字彥文世家建昌之南城曾祖諱新祖諱本父諱富  
俱隱德不仕父贈至光祿大夫母朱氏封宜人贈宜春  
郡夫人皆以公也光祿倜儻尚義而深不願人知君子  
知其有後公自總角從師刻志勵行不妄交游肄業精  
勤休澣不輟人罕識其面年十九罹光祿憂執喪如禮  
敬奉慈母益力學問再舉禮部第紹興十五年進士閱

仕自尉南陵丞貴溪晉江宰吉之龍泉簽事定江軍判  
官事守真定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江東刑獄入為  
監察御史大理少卿殿中侍御史右諫議大夫侍講禮  
部尚書侍讀出守建寧提舉玉隆宮鴻慶宮太平興國  
宮積官至正議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爵清河郡侯食  
邑一千九百戶享年八十有五公在江東半歲召入覲  
公見上歷陳民瘼時務氣和詞直翼日除監察御史先  
是上欲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御筆獨可公

姓名召見上曰朕於十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命  
下中外聳歎公自惟暮齒擢自遠外益思補報首論士  
風四弊曰培克媮惰誕謾浮虛時初秋閔雨詔兩浙江  
東慮囚言諸路獄多淹滯有未決者一百有六十欲令  
刑部書之於籍嚴立其期趨令具獄庶囹圄一空感召  
和氣以消旱暵一再言之上嘉其言增秩二等大理正  
丞比年居外公以為言有旨作舍寺廷由是寺官無居  
外者朝列肅然淳熙八年為殿試考官對策切直者置

前列其在殿中首言今日之不治由大臣不任責又言勅局儲才之地宜選任而已試者仍不除兼官又以治民之本在監司請令侍從給舍舉郡守之通敏可監司者一二人職事補外亦必觀其才力勝任然後俾之諸路救荒監司守令之賞宜戒偽濫時二麥既登流徙稍復而飛蝗頗多公言於上曰願陛下深思天人相與之理彌加警懼飭大臣講求人事之未至者更張而力舉之政刑之間益致其謹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崇寬

大各修其職以濟事功外而監司守臣察貪吏平冤獄去苛斂以寬民力而息愁歎公嘗因見上談間奏云陛下下面命講讀官欲覽德宗之失令各言缺失謙沖如此何憂不治上曰德宗不學不知道公奏云信如聖訓德宗拒諫飾非奉天所聽陸贄之言皆出強勉陛下從諫如流實祖宗之福其在臺端首進正人心之說以為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臣嘗求其故毋乃人心之未正乎昔仁宗嘗患搢紳躁競文彥博以為

恬退者擢則趨求者恥乃薦張懷韓維輩真宗嘗問治  
道何先李沆對以不用浮薄此最為先因言梅詢曾致  
堯等不可用今能如此則浮薄之風何患不革陳絳賊  
敗仁宗諭輔臣以訓飭親民之官轉運張士遜辭王旦  
旦以權利為戒今能如此則貪刻之風何患不革臣願  
陛下用人之際益思所以察邪正崇忠厚表廉白明義  
利彰好惡俾中外知趨附浮薄者之必抑貪汙倍克者  
之必去則莫不洗濯其心靡然一歸於正上再三稱善

至言朝士謁告以免朝參浙西收租而加公量諸軍市  
易諸郡過糴奉使不可以不素擇監司不可以限資格  
事皆施行而監司一說上尤注意妙選寺丞四人同時  
臨遣中外咸以為榮其在諫省首以警懼為戒謂人主  
之患莫大乎安於小成足以近效而無始終不息之志  
故愛君憂國之臣每以遠大之效古人之事業勉其君  
以必為魏徵願為良臣蓋以臯夔自任而致太宗於堯  
舜也陛下宵旰圖治二十年于茲而其效猶未能遠過



於太宗比年以來旱蝗繼作星緯失常雖宸心焦勞聖德感召而獲一稔之應退舍之祥然天人相與之際蓋有甚可畏者欲望陛下謹終如始天心既格而警懼之誠益專沴氣雖銷而修省之意愈篤不為近功毋急小利必欲措世泰和而後已上深嘉納宦官源以姦敗公言欲革此習當裁之於未然公見民力愈困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牧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又請嚴贓罪改正之法以懲貪黷之吏收外路辟闕歸吏

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公常從容奉燕閒上曰比來中外亦無事公退而上疏曰臣聞治不忘亂此人主之遠圖也漢文帝時可謂安矣而賈誼以為方今之勢猶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本朝仁宗時可謂治矣而蘇洵以為天下之勢如坐敝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蓋二臣之心憂治世而危明主不得不然也今者法度修明紀綱振肅上下和輯邊陲晏清謂非治安可乎然邊境雖安而輿圖未復災沴雖消而豐歲未可必至如

寬賦裕民選將練兵急人才厚風俗未能副聖之所欲者尚多也臣願陛下愈加兢業日新又新毋以古人之治為難能而勉其所未至毋以今日之效為已足而堅其所欲為上忻然開納秋旱下詔求言公上疏陳四弊曰臣聞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令者旱暵之繇蓋民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困竭而愁嘆者多軍士貧乏而怨嗟者衆當今之弊無大於此者夫民力之竭由於賦斂之無藝賦斂無藝

本於財計之趣迫州縣之間繒帛不受其物而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而何止倍輸峻權酷之禁苛關市之征至如預借田租誅責積負羅織以罪而罰入其財無名之需數外之斂有不可殫舉者督迫之勢自上而下民之愁嘆理所必然蘇民力而息愁嘆其必自版曹始版曹寬則州縣寬州縣寬則民力蘇矣國家竭天下之財以養兵而軍伍乃有貧乏之嘆何哉蓋生齒滋衆而廩給不贍故負薪鬻履亦皆為之為主帥者又多務剥

下以濟其私臣聞之道路皆謂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主之者唯譽其美恃之者畧無所憚平時賂遺之費非天雨鬼輸軍士安得不貪怨讟安得不作初傳陛下欲親大閱士卒忻然俄而報罷殿帥閱習勞賚薄少遂有大半不聲喏者試藝滅裂軍容不整至有失馬踐死者紀律隳壞一至於此蓋由主帥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是以一旦臨事遂見乖謬池州統帥虐用衆力不勝其苦燕饋總領費用不貲軍情搖動怨語流播而黜罰皆未

加馬臣願陛下精擇將帥使之愛養士卒窒其倖進之路察其借譽之私赫然如齊威王烹阿之舉則軍情悅而緩急可用矣然今日之弊復有大者臣聞漢王吉曰朝廷不備何以言治左右不正何以化遠往者一二近習固嘗招權納賂以致人言陛下特發英斷斥而去之雖舜之去四凶不是過也今道塗之人猶竊有議但見干進者或得其所欲由徑者或遂其所求而竊意其有為之地者皆謂此輩在陛下之前未必敢直指某人之

賢與否也明言某人之求與此除也意者浸潤之言或  
得以乘其隙彌縫之譽或得以逞其私不然此輩居第  
名園越法踰制外莊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之廣何以  
濟其私耶臣願陛下疎斥姦回儉腐之人更選老成醇  
重之舊以備給使痛懲僭侈抑絕倖門毋俾妄議上累  
聖德然今日之弊又有大者臣聞韓愈嘗因旱抗論曰  
君陽也臣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潦聖明在上而羣臣  
不能盡心於國有君無臣是以久旱觀愈此言其旨深

矣令陛下厲精於上而大臣不任責於下今日進呈明日取旨殆不過常程差除瑣瑣細故而已欲革一弊先恐召怨欲立一事惟恐累身事有可行而不行曰此上意也有當用而不用曰此上所不樂也委其責於人而掠其功於己每事依違無所可否如此而望其變理陰陽感召和氣難矣臣願陛下深鑒韓愈之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之事必有能辦之者而陛下又何勞焉閔旬日公見上而言曰陛下近以閔



雨引咎責躬求言補闕擇衆言有可行者行之上曰已  
令大臣錄其可行者如捐南庫錢與戶部池州郝政與  
降充統制官殿帥尋亦補外蓋用公言也其在春官雖  
無言責而論思獻納尤多如開數路而求賢以補郎曹  
教兩淮之民兵以備緩急監司毋多騶從以費州郡諸  
路時行推排以惠貧民減宗子取應舉以廣族睦之恩  
增四川銓試律義以嚴門子之選求人才者大臣之職  
舉將才者二府之責馭軍宜嚴侈俗宜禁劇郡擇守以

備監司之選治行列薦必推實迹之求中武舉者勿換  
文資宰巖邑者必因薦舉每進見縷縷為上陳之其在  
講筵因講易之家人損二卦深陳一家之道損上益下  
之義嘗侍燕閒賜坐從容上問日飲幾何所餌何藥官  
遊所歷何地嘗當春時上問玉堂花木云卿於此亦少  
進杯杓及歸院即宣賜流香果實恩意周洽如此公屢  
求退為祠官上曰卿公廩必能為朕牧養小民乃以微  
猷閣學士知建寧公自除大宗伯至是衣帶鞍馬再膺

蕃錫都門祖餞從臣分韻賦詩朝士以詩贈行觀者歎  
息如二疏焉其在建寧未幾移鎮紹興公力祈免不拜  
新命章數上乃被提舉玉隆宮之除以歸公還家省松  
楸會親友獎後進藏書萬卷周覽無倦鄉閭有枉抑不  
伸孤弱無告或貧不能舉婚喪或不能詣吏部試禮部  
者公皆全而濟之至親近族或月有所給焉繼領南京  
鴻慶宮十六年令上登位以覃霈轉通議大夫又特頒  
詔獎進龍圖閣學士下詔求言公乃上疏言先正司馬

光嘗論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有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又言當法壽皇之孝與勤儉遵行壽皇之畏天愛民任人納諫又言母恃和好之安而忘備禦之謀紹興改元領太平興國宮告老以通奉大夫致其仕公壽登八十闔室驩躍於立春講慶命章彩服重行拜舞捧觴稱壽鼓吹並作內外姻舊載酒設禮撰為詩歌以贊美之尋開賓筵踰月乃罷閭里歆艷以為盛事五月八日皇上受禪覃霈於是有正議之命

閏十月降詔撫問賜銀匱藥茗王人踵門恩光赫奕前  
此未覩也公姿稟特異年寢高體益強一日疾作粥食  
為廢湯劑靡効乃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  
心不可泯無一語及家事薨於正寢寶慶元四年七月  
二十九日也訃聞天子憫之於是有銀青之贈公娶蔡  
氏累封至淑人兩遇慶壽恩以子加封咸寧郡夫人夫  
人與公同生於甲午先公八年卒子六人元謙早世元  
晉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元益從政郎監潭州南嶽

廟元豫儒林郎監潭州南嶽廟元渙承事郎監筠州新  
昌縣酒稅元復國子監發解元豫元復皆先卒女二人  
長已笄而亡次適承節郎趙師復孫十二人國器承事  
郎知吉州太和縣丞國華修職郎新興國軍司戶參軍  
國均承務郎新監紹興府支監倉國成承奉郎新監溫  
州支監倉國光國棟國樞國祥國著國基國俊國紀孫  
女六人長適從政郎南康縣丞呂伯固次適陳光向大  
榮黃策皆舉進士餘未行曾孫男三人女四人皆幼諸

孤將以某年月日墓於可封鄉梁家湖之原從蘄春夫  
人之兆也公忠孝天得方重質實自奉清儉待人謙和  
言不妄發字量恢恢莫測其際而開心見誠學問醇正  
識趣超詣處事精審慮患深長每先事而言或者以為  
過計已而信然宜春太夫人享年九十有八時公年六  
十象服委蛇金紫怡愉七迎板輿就養公館士大夫榮  
之元晉等承顏養志皆就祠祿元渙雖任筦榷間求檄  
歸侍乃屬疾捐館三子皆在左右云先是元晉以書赴

告於予曰先公辱下執事與游久故甚厚非執事誰宜  
銘予不得辭公為守令有惠化為部使者有風稜待制  
劉公國瑞狀公行實備矣茲不重出獨表其在言職銘曰

諫罔惟行后罔聖名諫往惟咈臣罔孝宗惟天為崇從  
諫一者聖名獨隆溫溫張公不婞厥衷不婣厥躬惟樸  
故忠朝陽在東鳴鳳梧桐匪鳳則鳴惟天為聰文皇徵  
珪臣主惟微一舜一夔不在淳熙

故工部尚書章煥閣直學士朝議大夫贈通



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淳熙聖人睿文自天典學日新遵道隆儒先路五三於  
是儒學之士雲滃川匯人舒向家毛鄭也而其耄艾典  
刑之尤者在二澗則雪川程公泰之在西蜀則眉山李  
公仲仁在江西則清江謝公昌國也然程李二公或以  
經學鳴或以史學鳴或以文詞鳴曰經而經曰史而史  
曰文而文者其惟謝公乎公諱諤昌國其字也家臨江  
之新喻其先叔方唐武德初都督洪州因家於高安至

元和闕年徙居新淦十世而懋與弟岐子舉廉世充同

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時稱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有藍  
溪集東坡蘇公與之論文有書尤稱其世上無真是之  
詩蓋公四世伯祖也曾祖臻祖誠父革皆不仕始徙居  
新喻自號清風老人累贈太中大夫母胡氏累贈淑人  
公幼敏而愿不妄語書日記千言既冠文名載振屢薦  
名最後首送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授迪功郎峽州夷  
陵縣主簿未赴江西常平使者王傳檄公攝撫州樂安

縣尉公條治盜方畧上部使者其要在開其徒自告三十一年至夷陵適北陞有鸞羽檄旁午邑缺員令州請於使以公兼邑事軍無乏興民亦不擾循左修職郎陞左從政郎授吉州錄事參軍病死者舊瘞以靺往往暴骨公白郡取官船棄材以棺斂之民有陳其姓者僮胠其篋以遁有隱盜者陳訴之官辭過其實反為隱盜者誣訴連帥龔公茂良思欲沒入陳之產公為書以白帥陳氏竟免而帥亦以是知公以薦者改左宣教郎知

袁州分宜縣表孝弟崇學校政尚忠厚縣名難理積負於郡者數十萬一歲常賦之外又鑿空索緡錢二萬餘公嘆曰桑弘羊復生亦不能矣乃疏其弊於諸郡使力求捐損得損亡幾以母憂去後令許公繼請於朝竟蠲積負十三萬緡至公在言路又以分宜及秀之華亭月椿同奏詔兩路漕臣躬至二邑廉訪故表之四邑例蠲正額民錢僅二萬而華亭又數倍焉分宜之民始有生意服除請為祠官以便養親授主管台州崇道觀尋丁父

憂服除授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國子監主簿太學  
博士監察御史先是州縣役法久蠹公里居時嘗教其  
里之人自占戶之甲乙產之高下高役者自請承之編  
為一書命曰義役至是以聞於上下之諸路民多便之  
又論民之繇役有曰保長者有十二患又論湖州安吉  
夏租繭絲之征既輸細絲又輸細綾又輸細絹請蠲其  
一從之除殿中侍御史論大夫八習曰不恤曰徇私曰  
貪恣曰刻薄曰侈汰曰輕率曰詐偽曰隱蔽凡此八習

為民八患宜法惕之官刑以警之除侍御史首論已然之惡為易見未然之姦為難知謂之姦者冥於心晦於迹未易研究上嘉納之淳熙十四年淮浙大旱七月詔求直言乃陳缺政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權酷之羨如經總月椿之筭緡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條振貸七策其要在勸分從之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因言於上曰先儒論學先致知經者致知之源帝王之學先稽古書者治道之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為本觀書者

當證以後世之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必至於自怠如唐太宗非無功也而不知學卿謂讀書取證於後世者甚善上又言及學問公對曰天下之事立本救弊而已臣嘗聞陛下論及允執厥中蓋中者本也中則不倚自然無弊上曰聖人所以貴中者無過與不及也嘗夜召見論及南北事上曰當乘機會公曰機會雖不可失而舉事亦不可輕上曰甚善公每遞宿必召見賜坐賜茶從容問曰聞卿與邵雍從游雍學問甚好公具陳本

末上曰雍論性可取朕於性說獨取孔子性相近與上智下愚之說其言簡而易明自孔孟而下論性者愈煩皆失性之本公對曰陛下論性真得其要上又問雍曾見伊川否公對曰程頤時雍尚幼雍父忠者得頤之傳上問曰觀雍議論多出於易有易解否公對曰有其解明白雍初封沖晦處士加封頤正先生皆自公發之今上登極公獻十銘其詞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



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風雷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檄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輕馭輕動為戒又疏二事其一則謂治天下必有家法以為一定長久之道其二則謂舉人望之賢以聳動中外則巍巍

之功易以有成時稱十銘如李衛公丹宸箴云因經筵  
勸講又陳二節三近累百千言大槩謂所當節者二曰  
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三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  
經筵列職未幾補闕薛公叔侶拾遺許公及之有詔各  
與卿監以示褒擢公獻疏曰以補遺遷卿監官固陞矣  
意則非也況此二職壽皇復建之所以導諫用意至遠  
若驟廢之非新政所宜公嘗言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  
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者言之易受之亦易嘗進講至

書無逸嗣王其監於茲言於上曰監之一字帝王治功  
根本由三代以監戒之詞為常所以治多而亂少堯舜  
之慈儉禹之菲飲食卑宮室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皆周公所言四君無逸之類也太康敗於甘酒桀敗於  
酒池厲王敗於荒酒幽王敗於沈湎淫佚皆周公所言  
商受酒德之類也成王能用其言而躬無逸之行以致  
盛治誠可為萬世法十六年四月除御史中丞尋權工  
部尚書六月上章請為祠官甚力除煥章閣直學士知

泉州又辭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秩滿再請者再  
既奉祠來歸天下士君子高其風公始居縣之南郭名  
其燕坐曰艮齋先生後居東郭茂林修竹環列其居而  
桂尤盛遂以桂山名其堂又皆稱桂山先生云紹熙五  
年十一月九日以疾薨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階朝議  
大夫爵清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遺表聞特贈通議  
大夫娶胡氏封淑人柔恭儉敏壺內之事不以毫髮煩  
公二子峴宣教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司檢踏官峙先卒三女適進士丁南容胡定  
彭娟孫男四人淮渭皆登仕郎漳澧皆補蔭未命孫女  
三人長適進士歐陽珙餘幼公孝友溫恭出於天性清  
風老人喜詩公每征行有賦詠必寄歸曰以此當綵衣  
之戲老人曰以是娛我足矣二親耄期而康寧朝夕侍  
養怡愉見者感化教育二弟皆得公學識有譽庠序諮  
中淳熙乙未科每謂二弟曰二親高年兄弟侍養之樂  
雖聖賢亦所難必公每云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

未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天地相似孝宗嘗有恬靜  
正大之褒故烏臺諫省出入七年凡所糾正無異論無  
怨言公有文集一百卷經解四十三卷奏議十卷性學  
淵源五卷雜志二十卷孝史五十卷公之經學受易於  
邵雍以達於二程謂良者聖人之止无妄者聖人之動  
其銘有曰仁義忠信蓋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於行又  
曰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曰无妄學者宗焉  
公之文祖歐陽公與曾南豐予嘗謂公曰近世古文絕

弦矣昌國之文如送陳獨秀序甚似歐而南華藏甚似  
曾皆我所弗如也予在朝時嘗攜二文以示兵部侍郎  
蜀人黃均仲秉仲秉以古文自命未嘗推表一人至見  
此文讀之一過曰好再過曰極好三過曰此古人之文  
非今人之文也均也見文集不少矣而獨未見此文果  
何代何人作也予笑曰此古人今在都中之逆旅將詣  
曹而覓官黃驚曰乃今人乎慶元元年十一月甲申其  
孤峴奉公之喪葬於袁州分宜縣神龍鄉鍾山里西峰

安覺院之右近太中淑人之塋從公志也後六年峴以書及文林郎歐陽朴之狀來曰先公葬六年而墓隧之碣未立非敢忘也念先友最故者加少而深知者又加少兼斯二者徵先生碣之而誰也予因特書其大者其詳則有行狀與言行銘曰

皇矣維宋奎宿芒動文儒以光漂漢滌唐洛中之程洞聖之經南豐之曾司文之盟豐洛以降疇嗣其響中興昌辰謝公其人擁易之蘊孝宗下問優入程域澄源乎



良以文而鳴古文勃興陟彼曾壇韶鈞其碑有一其得  
則百斯世云胡傷庶奄有其二公沒六年草鞠新阡碑  
於隧前列彼下泉

六一先生祠堂碑

嘉泰三年夏四月上庠名儒武寧胡公元衡以廷尉正  
膺帝懋簡作牧廬陵幕府初開延見士民顧而喟曰此  
邦六一先生之故里也太守今日之政其將疇師近舍  
先生遠取遂霸是宅鄧林而度材於北山航滄海而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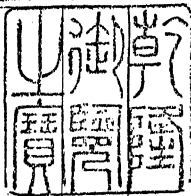
珠於盡川於是每夜漏未盡十刻先雞以興盛服以出  
周諏民瘼允哲民情治賦以寬聽訟以詳敷政九思而  
後行錄囚百慮而後決至於精意雩禱體為之瘁禱雨  
雨降祝雪雪至既十告朔仁形於心化孚於民山農溪  
叟咸以手加額曰此古儒者之政也前日開府之言其  
有合哉是足以對越吾鄉先生文忠公矣公一日追暇  
登才史君所作六一之堂則又仰而嘆曰古者必蔡有  
道德者為樂之祖此禮經明訓也今居六一之故國撫

喬木之蒼然誦秋聲鳴蟬之賦覽唐書五代史之藁哉  
如之冠晬如之容忽乎瞻之在前也伊欲折白鷺之芟  
荷酌青原之石泉社而稷之乃無一精舍以妥屏攝以  
為邦人考德問業之地不曰室邇而人遠乎面堂之南  
得一虛亭增築一室就先生之像而祠焉明年四月將  
屬士民落之移書萬里曰紀祠之碣招神之些不在于  
其將焉在乃為之作迎享送神之詞曰

繫斯文之鼻祖兮肇集成乎素王二太極而三兩儀兮

曾謂遠賢於虞唐一刪一定而一繫兮紉天紀而綴人網膊盾止於麟筆兮過萬祀臣子以無將恫岱頽而設崇兮邪詖皴烈而波狂塞道統之三絕兮疇再近孔氏之光隄無君無父之方割兮宰一孟之為坊樸虛無齋戒之鬱攸兮前一韓而後一歐陽微一聖一賢之澤兮人倫何怙而不忘惟泰元尊之丕仁兮賚先生乎仁皇上以某夫法官兮下以玉乎此邦羌此邦之子矜兮疇莫扈先生之芬香耿先生之精爽兮千秋萬歲此邦乎

不忘矧崇永之馬鬣兮宿草風悲而雨荒庸展省之不  
懷兮獨久於潁乎相羊雲起青原之峩兮月湧白鷺之  
茫筍有玉版之蒞兮樹有羅浮之霜麴西江以為酒子  
手北斗以為觴帥諸生北面以迎拜兮壽先生乎新堂  
乘回風而載雲旗兮忽馬來歸乎故鄉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一